

万历本《百琲明珠》非伪作辨考*

——兼论杨慎《词品》与《百琲明珠》的承传关系

朱志远

内容摘要:《百琲明珠》为杨慎在明嘉靖年间所编词选,见诸藏书家著录,却罕有传本。迄今为止,仅上海图书馆藏万历四十一年刻本,有杜祝进序及曹棟亭、韩李卿、张竺孙诸家藏印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赵尊岳将其刻入《明词汇刊》本,遂为目前通行本。张仲谋《明词史》认为此书为原本应不可信,序中所题“嘉靖朝蜀杨慎选集、万历朝楚杜祝进订补”云云,或为“晚明人或即杜祝进的伪托”。兹检文献,并考察杜祝进其人事迹,可知万历本《百琲明珠》确系承自原本,实非后人伪托;同时,明代重要词学理论著作《词品》之成书,亦与彙录《百琲明珠》词目及评语有关。因此,《百琲明珠》的价值与意义有待重新认识和评价。

关键词:《百琲明珠》 《词品》 杨慎 杜祝进 曹寅藏书

杨慎(1488-1559)词选《百琲明珠》五卷,清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于“词曲类”,但未署卷数^①。迄今所知,是选仅有万历四十一年(癸丑,1613)刻本传世,藏于上海图书馆。题“嘉靖朝杨慎选集、万历朝楚杜祝进订补”,卷首有杜祝进序,略曰:“是集留于新都,传于宋妇翁陈春明令新都之明岁,余刻于落第之万历癸丑冬。”又有曹棟亭、韩李卿、汪退思、张竺孙诸家藏印。本世纪三十年代,赵尊岳先生始从赵万里处得见此本,随后归北图,赖唐圭璋先生寄赠影抄本,赵尊岳氏始将此书五卷刻入《明词汇刊》而得以流传天下,其辗转流徙之过程亦述诸序跋。杨慎佚书重出,并已付刻,不但是词林一大幸事,杨氏之词学思想及贡献赖此书得以彰显。即如赵氏所云“久悬想望者,至此悻慰长思矣”^②。

* 本文为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曹寅与清初江南文人交游研究”(项目编号:15CZW035)阶段性成果。

①黄虞稷:《千顷堂书目》卷三十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年,第786页。

②赵尊岳:《〈百琲明珠〉跋》,《明词汇刊》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年,第789页。

因《百琲明珠》流传不广,今人大多对此本不甚了了,又因其自重现之日便题作“万历朝楚杜祝进订补”,张仲谋先生在所撰《明词史》第四章第一节“‘一代词宗’杨慎词”中有所论及,持怀疑态度,云:

《百琲明珠》自晚明以来湮灭三百年之久,本世纪三十年代赵尊岳始辑入《明词汇刊》。然而我颇怀疑这个本子的真伪……说《百琲明珠》为明万历刊本是可信的,但它很可能不是杨慎原本,而是晚明人或即杜祝进的伪托。^①

随后张仲谋先生提出四点理由以证明其结论。然而,观其四条理由,似皆可斟酌之。又因万历本《百琲明珠》关涉到与《词品》之关系,以及对作者杨慎的词学贡献如何客观评价的问题,必须对其真伪进行辨考。笔者乃不揣冒昧,对张先生文中一些疑点进行商榷,略陈浅见。

一、《百琲明珠》并非伪作的外证

可按张先生所论次序言之。

其一,张先生认为,“《百琲明珠》自王世贞以后,久不见著录,晚明沈际飞《古香岑草堂诗馀四集发凡》中称《百琲明珠》等书‘已不复见’,他是个专门以词名家的人,他既不见,可见当时流传绝少。如此久经散佚,今本忽出,以梁启超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所列鉴别伪书之条款来看,是很可疑的。”^②

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卷六曰:

明兴,称博学饶著述者,盖无如用修。其所撰,有《升庵诗集》《升庵文集》《升庵玉堂集》……《填词选格》《百琲明珠》《古今词英》《填词玉屑》。^③

这便是王世贞记载《百琲明珠》的文献来源,《艺苑卮言》初刊的时间在嘉靖四十四年(乙丑,1565),那么,嘉靖四十四年以后,是否真如张先生所说,文人对《百琲明珠》“久不见著录”呢?事实上,在王世贞而后,晚明沈际飞之前,明人著录《百琲明珠》者,不乏其人。

1.何宇度《益部谈资》

何宇度《益部谈资》卷中曰:

杨用修著述之富,古今罕俦。予所见已刻者二十九种,《升庵全集》《升庵诗集》《升庵诗话》《杨子卮言》……未刻者尚有七十一一种……《填词选格》《百琲明珠》《词苑增奇》《草堂诗馀补遗》。^④

何氏《益部谈资》刊刻于万历三十年(1602),“卷中”记载杨慎著作 140

①张仲谋:《明词史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2年,第125页。

②张仲谋:《明词史》,第125页。

③王世贞:《艺苑卮言》,凤凰出版社,2009年,第102页。

④何宇度:《益部谈资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种,《百琲明珠》名列其中(此时且系未刻,详论见后)。

2.李贽《续藏书》

李贽《续藏书》卷二十六《文学名臣·修撰杨公慎》著录杨慎作品有117种:

《转注古音略》《古音丛目》……《填词选格》《词林万选》《古今词英》《填词玉屑》《百琲明珠》《书品》《词品》《草堂诗余补遗》。^①

李贽《续藏书》初刻于明万历三十九年(1611),《百琲明珠》赫然在焉,这是《百琲明珠》在万历年间有人著录的第二个证据。

3.焦竑《玉堂丛语》

万历四十六年(1618),焦竑编辑并刻印《升庵外集》100卷,其《玉堂丛语》卷一著录杨慎作品152种,《百琲明珠》名列其中:

明兴,称博学饶著述者,无如用修。所撰有《升庵全集》《升庵诗集》《升庵玉堂集》《南中集》《南中续集》《南中集抄》《七十行戍稿》《升庵长短句》《长短句续集》《陶情乐府》《续陶情乐府》《洞天玄记》《月节词》《升庵诗话》《诗话补遗》……《词林万选》《百琲明珠》《草堂诗余补遗》《填词选格》《古今词英》《填词玉屑》《词选增奇》。^②

《玉堂丛语》有焦竑、顾起元于万历戊午(四十六年,1618)所作序,此书于当年付梓,是即明万历四十六年徐象榘曼山馆刻本,这是《百琲明珠》在万历年间有人著录的第三个证据。事实上,杨慎作品在明代得以广泛流传,亦跟此人介绍与推崇有关。

4.曹学佺《蜀中广记》

曹学佺《蜀中广记》卷一百〇四云:

用修《百琲明珠》选毛文锡一首:“深相忆,莫相忆。相忆情难极。银汉是红墙,一道遥相隔。金盘珠露滴,两岸榆花白。风摇玉佩清,今夕是何夕。”此《花间集》所无。^③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《蜀中广记》提要曰:“学佺尝官四川右参政,迁按察使,是书盖成于其时。”^④因天启二年(1622)曹学佺已起任广西,可知曹学佺官四川必在天启二年之前。天启年号前为泰昌,泰昌仅享一年,之前为万历。考虑到曹学佺为官历程,《蜀中广记》一书应即撰成于曹学佺督学四川的明代万历年间。这是《百琲明珠》见载于万历年间文献的第四个证据。

5.杜应芳、胡承诏《补续全蜀艺文志》

同时期的明人杜应芳等在《补续全蜀艺文志》(明万历刻本)卷四十五

①李贽:《续藏书》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501页。

②焦竑:《玉堂丛语》,中华书局,1981年,第28页。

③曹学佺:《蜀中广记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④纪昀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“志余”“诗话”四附“诗餘”中收录了与曹学佺《蜀中广记》一模一样的文字^①。

《湖广通志》卷五十二曰：“杜应芳，字怀鹤，黄冈人，万历丁未（三十五年，1607）进士，任礼部主事。出守河间时福藩之国，供亿浩繁，芳议省节三万金。后三王之国皆视为例。天津税珰马堂横肆，芳得其弟不法事，捕讯之，堂坐此逐去。督学四川，无敢以片牍干者。迁福建按察使，归卒。”^②杜应芳于万历时任职期间，因重修《四川总志》而编《续全蜀艺文志》，而吴之皞和杜应芳所纂修的《四川总志》刻于明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^③，则知《补续全蜀艺文志》亦成书在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之前。

据以上材料，虽无法确知曹、杜二人之著述孰先孰后，但二人都转引了有关杨慎《百琲明珠》的记载，而且还记载了其中一首毛文锡的词，这才是重点。这是王世贞而后明人记载《百琲明珠》的又一力证。

结合以上五条证据，可约言之，明代除王世贞曾在著述中提及《百琲明珠》外，还有何宇度、焦竑、曹学佺、杜应芳诸人（为《词品》作序的周逊也提及《百琲明珠》，见下文）。曹、杜二人还明言杨慎《百琲明珠》曾选录毛文锡词“深相忆，莫相忆”一首，且不见于《花间集》——这就证明二人（或其中一人）必然见到了《百琲明珠》这本书，不然亦无法与《花间集》相校正。事实上，以上诸人与沈际飞的生活时代也在先后或同时，沈际飞的《古香岑批点草堂诗餘四集》有明崇祯翁少麓刊本，距万历匪远，他说《百琲明珠》不可见，不代表此书一定失传，不能以沈际飞一家之言而尽信之。因此，张仲谋先生说“自王世贞以后，久不见著录”，以及“（沈际飞）既不见，可见当时流传绝少”，此说不尽准确。

另外，关于《百琲明珠》的成书时间，虽然据现今文献无法确知，但却有着清晰的时间范围。有学者撰文称“《百琲明珠》的编纂时间应在杨慎《词品》成书以后（《词品》成书于1551年）”^④，此论实在失察。恰恰相反，《百琲明珠》的成书时间必在《词品》成书以前显而易见，证据可次第言之。

1.据上“王世贞”条，《百琲明珠》必然在《艺苑卮言》初刊的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之前。

2.杨慎《词品》刻成时有成都周逊刻《词品》序，序云：“翁为当代词宗，平日游艺之作，若长短句，若《填词选格》，若《词林万选》，若《百琲明珠》，与今《词品》，可谓妙绝古今矣。”其中亦已提及《百琲明珠》，周序落款时间为“嘉

①杜应芳等辑：《补续全蜀艺文志》，明万历刻本，国家图书馆藏。

②《大清一统志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③《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》，上海图书馆，1979年，第440页。

④岳淑珍：《从〈词林万选〉到〈百琲明珠〉——杨慎词选论》，《绍兴文理学院学报》2008年第5期。

靖甲寅仲秋朔日,成都后学周逊序”^①。嘉靖甲寅,乃嘉靖三十三年(1554)。因此,《百琲明珠》的成书必在《词品》刊刻之嘉靖三十三年之前。

3.杨慎《词品》中有对《百琲明珠》的记载,如《词品》卷三“苏易简”条云:“苏易简,梓州人。……苏之词惟《越江吟》应制一首,见予所选《百琲明珠》。”卷五“戴石屏”条云:“戴石屏,名复古,字式之,……《临江仙》一首差可。见予所选《百琲明珠》。”而《词品》有杨慎自序,落款为“嘉靖辛亥仲春,花朝洞天真逸杨慎序”,嘉靖辛亥,为嘉靖三十年(1551),为《词品》成书定稿时间,由此,《百琲明珠》的成书亦必在嘉靖三十年之前(嘉靖间此书应无刊刻本,见文末论述)。

综上,《百琲明珠》的成书在嘉靖三十年之前,早于《词品》及以上论及所有之文献。无论如何,张仲谋先生的第一条证据有些武断,已如上述。

其二,张仲谋先生说:“从篇幅来看。杨慎取名《百琲明珠》,应有累累贯珠的繁多之意。珠十贯为一琲,一贯数五十,故一排即有五百枚珠子。但今本《百琲明珠》虽号称五卷,其实只有三十餘叶,收词一百餘首,与书名不符。”^②

今存《百琲明珠》共五卷,收录唐宋金元明词人词作157首,或许与杨慎取名所持之意不符。但不可忽略的是,书籍在流传过程中有出现阙失的可能性。如上引明何宇度《益部谈资》卷中之说,何氏著录杨慎作品时,《百琲明珠》尚是未刊本。联系到此书至晚明杜祝进得到后才付刻的事实,就不能排除此书原本卷帙浩繁,只是在辗转流传中散失了许多的可能性。

另外,即使排除散失的可能性,我们依然有理由认为此“书名”的命名不成问题。即如任良幹序《词林万选》曰:“升庵太史公家藏有唐宋五百家词,颇为全备。暇日取其尤绮练者四卷,名曰《词林万选》,皆《草堂诗馀》之所未收者也。”^③《词林万选》共四卷,收录唐温庭筠至明高启词人词作233首,所谓“词林万选”云云,万中选一也。而《百琲明珠》也完全有可能是指明珠中的“明珠”,佳作中之佳作,即使有“繁多”之意,毋宁是指在众多词作中选取,可供选取者“繁多”,余留下的佳作却可能少之又少。结合杨慎生平疏狂的个性,其为“词选”如此命名,要皆此意。再去看任良幹序《词林万选》曰“升庵太史公家藏有唐宋五百家词,颇为全备”,这就应该更为明了了,是可供选择的“唐宋五百家词”多,所以用“百”、“万”计之,与选出的佳作少并不矛盾。

二、《百琲明珠》并非伪作的内证

张仲谋先生提到入选词目和书中评语等问题,有这样的结论:“大多是《词品》中提到的。盖作伪者并非随便选词以充数,而以杨慎《词品》中所述为

①唐圭璋:《词话丛编》,第407页。

②张仲谋:《明词史》,第125页。

③杨慎:《词林万选》,河北大学出版社,2006年,第3页。

依托,以求取信于人。”“书中点评之语,与《词品》中往往相同,或文字小异,……恰恰是后人伪托的伎俩显现。”^①

关于此点,牵涉到《百琲明珠》的内容以及与《词品》之关系问题,属于内证,详释如下。

上文已经作过考辨,《百琲明珠》原书乃是撰成于《词品》之前的。然学界仍有学者误认为《百琲明珠》编于《词品》之后,应该说,很大一部分原因与今天发现的《百琲明珠》为“万历本”有关。杨慎虽在嘉靖年间刊刻的《词品》中提到过其所自著《百琲明珠》的事实,但由于今人已无法见到《百琲明珠》的嘉靖原刻本,故而怀疑万历本的真实性。明末人杜祝进在万历本《百琲明珠》序中又说是“订补”,遂留下被人怀疑的口实。因此,我们要论证的问题其实在于,我们今天看到的万历本《百琲明珠》,到底是不是杨慎真本。

杜祝进在万历本《百琲明珠》序中说:“是集留于新都,传于宋妇翁陈春明令新都之明岁,余刻于落第之万历癸丑冬。”可知他是曾见过原本的,至于其说真伪,是否改窜,必当从选本本身来分析考察。不能从一种时间的“错觉”来误认为《百琲明珠》是据《词品》抄撮成书。而通过对文本的对比与分析,我们认为,万历本《百琲明珠》应是嘉靖间原书无疑,并非“晚明人或即杜祝进的伪托”,杜氏如实“订补”,如实刊刻。《百琲明珠》并非蹈袭《词品》,相反,倒是《词品》因袭诸多来自《百琲明珠》的原文。具体缘由如下:

首先,从著述源流上看,单凭《百琲明珠》中评语大多与《词品》中语相同,并不能证明万历本《百琲明珠》抄袭《词品》,事实恰好相反,即《词品》是在对《百琲明珠》中原文及评语吸纳融合的基础上抄撮而成。杜祝进刻万历本《百琲明珠》“订补”云云,只是如实道出而已。

众所周知,《词品》一书,多为蹈袭旧说,其中抄撮前人之论比比皆是。学界也早已发现,杨慎以博洽闻名,著述等身,但缺点也就在于贪多逞胜,好大喜功。《词品》成书之快,便跟他彙录前人著述和自己作品不无关系。张仲谋先生有《杨慎〈词品〉因袭前人著述考》一文,对此情况有着细致而全面的归纳考索,文中举例指出:

(《词品》)直接称引前人论词文字约 50 条之外,其不合规范的袭用方式有以下多种:有的是直接抄袭,有的是片段截取,有的变换语序或拼接文献,有的是取其观点而增演词例。这些构成了杨慎《词品》的重要内容或主要内容。……《词品》毕竟是一种个人著述,与后来出现的《历代词话》《词苑萃编》等汇编选辑之书不同,因此在一部词话中引录前人之说约为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,也未免太多了些。^②

张先生此文以大量事实证明了杨慎个人在学术态度上的不严谨,使我们

^①张仲谋:《明词史》,第 126 页。

^②张仲谋:《杨慎〈词品〉因袭前人著述考》,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8 年第 4 期。

看到了杨慎《词品》引述《百琲明珠》中评语的可能性及客观性,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《词品》和《百琲明珠》之间隐秘的关系。

其次,对《百琲明珠》与《词品》的文本作对比与分析,也可证明现存万历本《百琲明珠》确系杨慎原书,《词品》抄袭了它。分析如下:

1.《词品》卷一开篇第三条“梁武帝江南弄”下云:

填词起于唐人,而六朝已滥觞矣。其余若《美人联锦》《江南稚女》诸篇皆是。《乐府》具载,不尽录也。^①

末云“不尽录也”,殊不可解。与《百琲明珠》一对比,疑窦顿消。《百琲明珠》卷一所选第一首词即为“梁武帝江南弄”,其词下注评云:

填词起于唐人,然六朝已滥觞矣。特录梁武帝一首为始,其余如徐勉之《迎客》《送客》曲及《美人联锦》《江南稚女》诸篇皆是。《乐府》具载,不尽录也。^②

据此可知杨慎所云“不尽录”,即未全部选录,其实为选词之语,有操选政者对其选词原则作客观说明及注解的意味。《百琲明珠》中在《江南弄》之下选的是《三洲歌》,没有选《迎客曲》《送客曲》以及《美人联锦》《江南稚女》诸篇,因为这几篇都载于《乐府诗集》,所以杨慎说不再全部选入了,因此,“不尽录”三个字是杨慎对词选《百琲明珠》选词时所作的注脚,有现实意义的落脚点。复观《词品》中所云“不尽录”,却缺少了存在的语境。退一步说,假使万历本《百琲明珠》系伪作抄袭《词品》,那杨慎在撰《词品》时,难道已经知晓后人有意选辑词选的意图,因而才说“不尽录”这样的选词语吗?若果如此,也实在有点“后知五百年”的意味了。《词品》是词学理论著作,不是词选,毋须担负解释选词与否的责任,这正是《词品》径抄《百琲明珠》中评语后造成的语义不连贯。

另外,《百琲明珠》作为词选以选录梁武帝《江南弄》一首为始,次后才说“其余如”,与其平行而言的是要选入与未选入之“词”,而《词品》开口便突兀地说“其余如”,并无参照系,同样也是其截取《百琲明珠》原话后不成片段的痕迹与证明。

2.张仲谋先生《杨慎〈词品〉因袭前人著述考》一文第四部分“变换语序或拼接文献”曾经指出,《词品》卷一“醉公子”一条,是以南宋黄昇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和陈模《怀古录》两种文献拼接成文的典型例子。

黄昇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卷一“李珣《巫山一段云》”词评语曰:

唐词多缘题所赋,《临江仙》则言仙事,《女冠子》则述道情,《河渚神》则咏祠庙,大概不失本题之意。尔后渐变,去题远矣。如此二词,实唐人本来词体如此。

①本文所引《词品》,皆据岳淑珍校注《词品》(中州古籍出版社,2013年),不再一一注明。

②下文所引《百琲明珠》,皆据赵尊岳《明词汇刊》本(第787-806页),不再一一注明。

陈模《怀古录》卷中录《醉公子》(门外獬儿吠)一词,其后曰:

此唐人词也。前辈谓此可以悟诗法。或问苍山,苍山曰:“此只是转多,且如喜其至,划袜下阶,是一转矣;而苦其今夜醉,又是一转矣;喜其入罗帏,又是一转;不肯脱罗衣,又是一转;后两句自开释,又是一转。”

而杨慎《词品》卷一“醉公子”条曰:

唐人《醉公子》词云:“门外獬儿吠,知是萧郎至。划袜下香阶,冤家今夜醉。扶得入罗帏,不肯脱罗衣。醉则从他醉,还胜独睡时。”唐词多缘题所赋,《临江仙》则言水仙,《女冠子》则述道情,《河渚神》则咏祠庙,《巫山一段云》则状巫峡。如此词题曰《醉公子》,即咏公子醉也。尔后渐变,与题远矣。此词又名《四换头》,因其词意四换也。前辈谓此可以悟诗法。或以问韩子苍,子苍曰:“只是转折多。且如划袜下阶,是一转矣;而苦其今夜醉,又是一转;喜其入罗帏,又是一转;不肯脱衣,又是一转。后两句自开释,又是一转。”

粗看《词品》中的文字,似乎是将黄昇、陈模二家之说绾合为一的结果。然而细究起来,“《巫山一段云》则状巫峡。如此词题曰《醉公子》,即咏公子醉也”云云,在黄、陈二家之说中却无出处。而如果将《百琲明珠》中的评语与《词品》相校,应该更能说明问题。《百琲明珠》卷一“醉公子”词云:

“门外獬儿吠,知是萧郎至。划袜下香阶,冤家今夜醉。扶得入罗帏,不肯脱罗衣。醉则从他醉,还胜独睡时。”花庵云:“唐词多缘题所赋,《临江仙》则言仙事,《女冠子》则述道情,《河渚神》则咏祠庙,《巫山一段云》则状巫峡。如此咏题曰《醉公子》,即咏公子醉也。尔后渐变,去题远矣。”此词又名《四换头》,其词意凡四换也。其后,制《四换头》韵一调亦名《醉公子》云。

现在来看,《词品》这段话最初袭自《百琲明珠》倒更为明显。另外,《百琲明珠》这条评语明白无误地注明“花庵云”,即“唐词多缘题所赋”这段话出自黄昇,而《词品》则无。这一方面证明,《词品》仍然是复制了《百琲明珠》中的原文另立成书。另一方面,《百琲明珠》中评语原有“花庵”字样,杨慎并无将前人评语据为己有之初衷,但是《词品》已无“花庵”的注明,却是铁一般的事实。那么试想,假如《百琲明珠》反过来系后世书商据《词品》作伪而成,竟能知此话原属宋人黄昇并予以注明,其文学素养之水平也实在太高,与其“书商”身份不符。而若说是杜祝进伪托,也很难解释,因为杜氏并非籍籍无名的小人物,明末清初著名的遗民词人杜濬、杜芥即是其子,知名文人多爱惜自己羽毛,怎会做此等下劣之事呢!更何况,二人尚且与此书“棟亭印”的主人曹寅关系匪浅。关于其中详情,后文会另作考述。

3.《词品》卷一“南云”条云:

晏元献公《清商怨》云:“关河愁思望处满。渐素秋向晚。雁过南云,行人回泪眼。双鸾衾褥悔展。夜又永,枕孤人远。梦未成归,梅花闻塞管。”

此词误入欧公集中。按,《诗话》:或问晏同叔词“雁过南云”何所本,庚溪以江淹诗“心逐南云去,身随北雁来”答之。不知陆机《思亲赋》有“指南云以寄钦”之句。陆云《九愍》云:“眷南云以兴悲。”南云字,当是用陆公语也。

《百琲明珠》卷二“清商怨”词下注评云:

此乃晏元献公误入欧公集。按,《诗话》或问晏同叔词“雁过南云,行人回泪眼”,“南云”字何所本,刘贡父以江总诗“心逐南云去,身随北雁来”答之。不知陆机《思亲赋》有“指南云以寄钦”之句矣。

二者所记不同,一说是“庚溪”(陈岩肖)答之,一说刘贡父。按,此典故乃来源于宋人陈岩肖《庚溪诗话》卷下“诗词中多用南云”条,说此话的正是陈岩肖。因此《百琲明珠》云是刘贡父,误。而至《词品》时,亦已改正。若《词品》在前,《百琲明珠》恐无改正为误的可能。且《词品》所举“南云”一词出处,亦较《百琲明珠》为多,后出的可能性也更大。而“心逐”句出处,二书一作江总,一作江淹。考此诗,作者实为南朝陈人江总,正确的是我们认为较早的《百琲明珠》。若说杨慎昧于此,或说《词品》早于《百琲明珠》,却又不是,因为“南云”条复见于杨慎《升庵集》卷五十七、《丹铅总录》卷二十,均作“江总”。看来,杨慎《词品》中误引作“江淹”,当为一时疏忽造成。

总之,其他相似处尚有很多,如:

(1)《词品》卷一“人月圆”条与《百琲明珠》卷二王晋卿“人月圆”词下注评。

(2)《词品》卷三“明珠溅雨”条与《百琲明珠》卷四秦少游《望海潮》词下注评。

(3)《词品》卷四“杏花天”条与《百琲明珠》史邦卿《杏花天》词下注评。

(4)《词品》卷一“干荷叶”条与《百琲明珠》卷五刘秉忠《干荷叶》词下注评。

(5)《词品》卷一“白乐天花非花词”条与《百琲明珠》中《花非花》下注评。

(6)《词品》卷一“如梦令”条与《百琲明珠》在《如梦令》词下注评。

(7)《词品》卷一“唐词多无换头”条与《百琲明珠》在《江城子》词下注评曰。

(8)《词品》卷一“捣练子”条、《词品》“五代僭主能词”条与《百琲明珠》在李后主《捣练子》词下注评。

(9)《词品》卷一“后庭宴”条与《百琲明珠》中《后庭宴》词下注评。

综上,一方面,我们发现太多的证据证明万历本《百琲明珠》并非伪造,另一方面,也解释了《词品》诸多用词不可索解的原因,盖因抄袭而来。

要之,《词品》实承袭《百琲明珠》而来,二者源流之关系,已然分明,《词

品》之成书,诚如张仲谋先生所说,因袭前人诸多成果,但大多亦来自其自著《百琲明珠》。后人多以杨慎伪托出书,而今看来,倒是《词品》更为可疑。当然,这又是另一论题,不再赘述。

第三,是书题名“万历朝楚杜祝进订补”,为编订之人据原书编定,应系实情。关于杜祝进其人,据现有资料可以知晓的是,他曾在南京做过官,卓尔堪《明遗民诗》还收录过其诗^①,他的儿子杜濬、杜芥,人称“黄冈二杜”,皆是有名的遗民诗人。

另外,杜祝进还校刻过阮大铖的《咏怀堂丙子诗》,黄裳先生《梦雨斋读书记》云:

《咏怀堂丙子诗》二卷,晋熙集之阮大铖著,齐安退思杜祝进较。崇祯刻,八行,十七字。白口,单边。首“丁丑仲冬廿有三日,弟马士英具草序”,自序,目录。收藏有“钱载”(白方)、“箴石”(朱方)、“嘉惠堂丁氏藏书之记”(白方)、“翁同龢观”(朱长)、“南陵徐氏”(朱方)。^②

黄裳《银鱼集》亦提到杜祝进与阮大铖尚有交往:

现存的阮大铖诗,还有一种《和箫集》,二十年前在宁波发现,是明刻白棉纸印本。《外集》乙部有《别退思》诗,诗后小注说“和箫予寓黄诗稿,为退思所题”。看来这个集子刻成尚早于诗集四卷。《丙子诗》卷前属“齐安退思杜祝进较”,就是此人。^③

黄裳《翠墨集》“曹子玉诗十集”条亦有杜祝进校订曹子玉《青萼集》的记载:

《青萼集》,“楚黄退思杜祝进订”,前有自序十四番,末题“辛未午日题于桃源舟次”。《感遇集》,“云闲更生薛正平订”,前有“华亭谷社弟薛正平序”五叶。^④

以上通过对杜祝进其人简单的文献梳理,可知杜氏身为明末清初有名的诗人名士,曾在南京任职,其子均素以名节享于天下,亦必定爱惜自己羽毛,断不会做“假冒伪劣”这等下层书商所做之事。不但如此,联系到万历本《百琲明珠》尚有曹寅楝亭藏书印,其中有关“楝亭藏书”之线索、曹寅与杜芥之交游之关系,亦可从中追寻一二,这就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了。

曹寅(1658-1712)任职江南二十馀载,政绩颇著,深得康熙重用。其文学成就斐然,不但奉命刊刻《全唐诗》等,其作品亦有《楝亭集》等传世。而《楝亭诗钞》开篇便有杜芥之序,杜芥在序中称“与荔轩别五年,同学者以南北为修途,以出处为户限”,可知二人关系之亲密。

①卓尔堪:《遗民诗》,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第21册,北京出版社,2005年,第20页。

②黄裳:《梦雨斋读书记》,岳麓书社,2005年,第31页。

③黄裳:《银鱼集》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年,第115页。

④黄裳:《翠墨集》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年,第132页。

再者,曹氏藏书丰富,晚年编订《棟亭书目》,藏书三千二百八十七种。金毓黻先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辑入《辽海丛书》,为“四卷”本《棟亭书目》,是目前流传最广的版本。检此书,并无《百琲明珠》的踪影,由是可知《棟亭书目》并不能包括曹寅的所有藏书。学者张一民有《〈棟亭书目〉拾遗》一文^①,就补遗了二十余种有棟亭曹氏藏书印但未能收入《棟亭书目》的书籍。现在看来,《百琲明珠》无疑也属于被遗漏的一种,联系到杜祝进的儿子杜芥与曹寅亲密的关系,其中书籍流传之脉络,实可细致追寻,囿于篇幅,暂俟他日细考。

而据上引何宇度《益部谈资》可知,万历三十年时《百琲明珠》还是未刻本,则今所存万历四十一年刻本,很有可能就是《百琲明珠》的初刻本。

三、余论

根据上文的分析,《百琲明珠》中已然出现的“词评”复又在《词品》中出现,其中涉及到一些词学理论问题,如词的起源问题(《百琲明珠》卷一“填词起于唐人,而六朝已滥觞矣”),词调与内容之关系(《百琲明珠》卷一“唐人绝句即是词调,但随声转腔,以别宫商”及引花庵云“唐词多缘题所赋……如此咏题曰《醉公子》,即咏公子醉也。尔后渐变,去题远矣”),对某些难解字词的考证(《百琲明珠》卷二“南云”条)等。可以说,这些在后世比较重要的词学问题,杨慎在《百琲明珠》中皆已着先鞭。联系到后人对杨慎《词品》的推崇与褒誉,再看《百琲明珠》与《词品》的先后承传关系,不得不说,《词品》的价值与贡献实在大打折扣^②。因此,今天我们要做的是,认清万历本《百琲明珠》的真实性与可靠性,客观看待杨慎《百琲明珠》在词学上的价值与贡献。

综上,赵尊岳先生付刻的题“万历朝楚杜祝进订补”本《百琲明珠》并非后人伪托,应系原本无疑。《词品》之成书亦与彙录《百琲明珠》词目及评语有关,二者有着流与源的传承关系。目前学界多据《词品》中语来推崇杨慎在词学上的贡献,诸如推尊词体,对词之起源追溯源流等等,孰不知其诸多篇幅乃来源于《百琲明珠》,因此,从这个意义上说,产生在嘉靖年间的《百琲明珠》的价值与意义,就值得学界重新认识和评价。

【作者简介】朱志远,男,文学博士,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,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人员。研究方向:中国古代文学。

①张一民:《〈棟亭书目〉拾遗》,《满族研究》2002年第1期。

②由于《词品》摘录他人内容太多,占原作的四分之一左右,故而张仲谋《杨慎〈词品〉因袭前人著述考》便云《词品》的学术价值要“大打折扣”(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8年第4期)。岳淑珍《杨慎〈词品〉述论》文中亦提出“《词品》的性质为撰辑而非专著”(《河南大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2011年第4期)。